



僑吳集卷之六

遂昌鄭元祐明德著

五言絕

石湖十二詠

石湖

滄波渺千頃何處覓鴟夷同姓千年後流芳著斷碑

新郭

闔廬創城郭俄徙傍湖山酒旆千家室今猶作市寰

拜郊臺

吳子築園丘祀帝存墳址魯亦取聖譏大禘同失禮

行春橋

醉擁捧心過韶華艷綺羅至今湖甯上彩霓卧滄波
越來溪

始由嘗膽鑿戟檻逐波通今日憑誰占漁家一笛風
觀音巖

碧潭通海眼崖設大士座宛如訪天台石梁飛度過
治平寺

雲塢蘊招提開窓面湖渚時發鐘磬音驚散沙鷗侶
茶磨嶠

孤嶼突蒼翠波環鬱盤、誰嗜先春味當來製鳳團
楞伽塔

危峰聳浮屠七級雕闌曲影落湖波心魚龍駭常伏
越公井

隋將移城時鑿供萬夫飲清冷尋丈餘倒浸青天影
御書亭

勅賜宋名臣穹碑載奎畫至今孤亭中虹光照山白
紫薇村

公退紫薇省宅種紫薇花千樹臨山麓秋來粲曉霞
懷王敏德長者

清風起喬木虞麓浣花莊老我成長望平安字數行
懷亡友岳漢陽

白壁埋黃壤清風憶錦袍何當絮酒酌斜日下林臯
寄張景昭

舊宅桃花塢流波映草堂睽離將二月聽雨在方床
梧竹蔭蕭齋苔花綠上堦可堪春欲去捉筆遣吟懷
朱澤民山水

吹簫江浦秋舟蕩碧雲幽擬遡巖松下詩盟訂白鷗
永定空衲者送茶

塵慮困春華蒙分穀雨芽醍醐滋舌本清氣溢詩家
岳生畫竹

俯篁含雨餘枝拂清風起掃破碧玲瓏高堂淨如洗

陳正孚畫

馮嶺少微星群峯列帝青太丘親貌得巖壑想嘗經
高彥敬畫

千疊硯坳雲巖崖杳莫分畝餘清興在又為客書裙
過九里寺

湖邊法喜樓千頃冷涵秋吟逸維摩室風生杜若洲
李遵道新竹

逗土細行鞭苔茵暖透穿生々無限意都屬薊丘仙
陳搏像

十年營一睡醒起欲安民忽睹金烏彩還山遂老臣

雲林小景

雲起野橋西層峰翠隔溪欲尋清閼閣古木榭簷低

王元章梅

明月西湖上清光擬舊時東風露消息香雪滿南枝

子昂蘭

孤臣萬古愁湘渚水東流江芷汀籬滿空令泣楚囚

子固水仙

仙姿豔玉肌輕拂五銖衣羅襪凌波去香塵蹙步飛

柯敬仲竹

羈栖江海姿飛墨鬢如絲天遠鷺留影篔簹雨後枝

子庭古木

巨材千稔資特立僵挺：東風吹不回雪厓冰壑冷

明雪窓蘭

結跏向双峩濡毫成九畹襲佩芳馨多懷人江浦遠

六言絕

憶杭

湖山今古妍麗寢園此際荒涼春晚花開花落故交誰在誰

亡

淵明像

棄官亟返柴桑家資日付壺觴莫道先生長醉義熙年號不

忘

画二首

六椽傲居避世一瓢淡飲怡情短褐少陵已往小冠子夏復生

雪噴湍谿泉溜雲屯匝地松陰隔岸芙蓉千疊助我吟詩撫琴

七言絕

懷徐士弘

錢唐湖上篠簳遊一榻長為孺子留頭白無成兩漂泊輸君天地一沙鷗

懷張天民

金壇郭裏掃塵齋移向宜興傍古槐孫子讀書兒致養更無塵雜到苔階

張貞居神光樓看雨

東風吹雨弄新晴仙子樓居吹玉笙不是春陰在簾幙已應顛倒落紅英

濛濛靈雨向東來曙色軒窓面々開為愛條風吹潤綠莫教人迹印蒼苔

碧雲千仞紫陽山都在東風化雨間細與陽春同霽霽岸花汀柳亦斑々

贈製筆溫生

今春予入杭貞居張尊師方建神光樓葛井西師与予知
舊因留宿樓上對酒聯句予尚左不善書而師之書知名
天下予句出捷甚師捉筆便書然屢索輒叱其弟子謂筆
不佳最後出一枝上標溫國寶姓名師乃喜曰是固搢學
士所賞識予雖不善書見師用筆書不已因取傍赫蹠小
紙試之誠善筆也既還吳國寶之子持行卷來首列搢公
所品題而尊師獨缺然夫搢公寓師樓居四月餘子得公
品藻而遺尊師可謂獲連城而失照乘矣行且入杭求師
言以為重因詩送之

神光樓上春聯句醉裏從橫筆屢揮歸到吳中見蒙子斯文
微藝有神機

溫生有子能傳業鄭老無書可寄君他日製成壺領記尚憑
毛穎話慙慙

病中寄王升明

跌宕王郎天馬駒胸蟠百篋外家書雨窓卧病三十日裹飯
何曾見子輿

陶靖節像

袖裏慚無博浪槌酒醒空賦稚桑詩悲涼一曲山陽笛滿眼
山河是義熙

謝太傅像

秦兵百萬壓東南宗社安危已獨擔却寘捷書棋局底諸君猶認罪清譚

病中寄光孝禪翁

我病在床身欲飛棋鋒何日賭神機想應近日繙經後只有青山到竹扉

寄金山普衲

金鰲背上鬱藍天長有神龍衛法筵午夜江聲推月上浪花如雪寺門前

画

舒散風林雲滿谿白駒空谷草萋萋相逢不作蘇門聽應有長松鶴未栖
濯足清溪水已寒青山猶有此衣冠黃塵三尺烏靴底誰與歸來把釣竿

水繚山迴深復深白雲茆屋住溪陰溪南十畝堪耕穫何必囊中季子金

桂樹連蜷山石幽蕭然冠屨白雲秋只愁畏壘無尸祝不愧長年為尔留

桃花源上蝶飛、誤却漁郎苦欲歸雲白山青一回首落紅如雨點春衣

仙人樓觀隔層霞
隱者烟蘿便作家
萬壑千岩何處是
停橈試問碧桃花

肥瘦二馬

獅子花驕蹴暖風
滿臙如瓠氣如虹
年來恣飽天閑粟
朔漠當收血戰功

百戰終餘骨與毛
枯株倚着費抓搔
何人終惠還芻秣
拂拭風鬢氣尚豪

叢竹畝

賦詩何處極幽探
多在青山海岳菴
一片綠雲塵跡斷
萬竿烟雨大江南

遊魚畝

潏刺春波藻荇深
方池容得五湖心
硯坳更有神龍在
難邈高岩早歲霖

題文山佩刀帖

迺露刃金柄屬誰
空聞斷指血淋漓
杜鵑啼暗江南月
臣甫年々淚雨垂

子昂臨東坡竹

戲墨王孫似子瞻
雞栖石上著氈氍
汴京回首西風急
流落江南共海南

東坡笠屐圖

得嗔如屋謗如山且看蠻烟瘴雨間
白月遭蟊蝕不盡清光
依舊滿人寰

伏生授經畵

老無牙齒語音訛
斷簡殘編缺字多
不賴閨中賢弱息
帝王典則竟消磨

蘇武牧羊畵

飛鴻歷歷度天山
何處孤雲是漢關
不滴望思臺下血
君王猶及見生還

岳王廟

復得中原後
殺身將軍未必恨
奸秦甘將三百年
宗社君相

偷安葬虜塵

武侯像

魚水君臣百世師
風雲魚鳥識旌旗
三今天下何經意
恨未中原復本支

讀碑畵

摩挲漢鼎朵饒頤
臣道為忠孝可移
枉使南來五千里
越江漫讀孝娥碑

月夜懷十五友

庚寅中秋夜
月色如晝而貧居溪渚
因念晉人云感念存
沒心焉如割
遂用東坡明月明年何處看詩平韻賦詩懷

友云

剡台躔映五雲通明殿上玉宸君今宵賞月延秋桂滿袖
天香不見分

右趙宛丘

月華浮海綠烟收曾照神光湖上樓惆悵塵生白玉塵詩盟
從此負閑鷗

右張貞居

屋角水盤擁爛銀清光千里不踈親棄官歸去輕如葉應念
滄江有釣綸

右李雲中

覽古樓高桂影寒飛觴不厭接清懽天香落盡黃金粟軟語
何由接夜闌

右倪雲林

每念道人張一無京塵填眼鬪骸枯師資賊害無人理負子
清光白玉壺

右張文德

汲水秋風吹鴈聲一時分省有更生登高吊古中秋近盖有
危言答聖明

右劉張掖

天章閣下月孤明仍是中秋此夜情便到蓬萊宮裏住謝安

應便念蒼生

右秦白野

芝雲如蓋攤冰盤携得王珣午夜看山色湖光秋十里詩成
應更刻琅玕

右草堂賓主

闔閭城裏寄間身四壁秋蛩語近人何異京華舊時月清光
且照白頭親

右陳敬初兄弟

月上溪頭樹影長婆婆老子據胡床九天風露歸來後桑落
園林酒正香

右黃金華

飛雲樓上月華明幾度中秋在帝京却有錢郎揮翰手倚闌
橫笛最含情

右王季野錢伯行

南來看月異常年身在仙岩溪水邊名簡帝心歸想近清歌
莫惜杖頭錢

右張京兆

送張貢士

睢陽世緒邈如雲君獨曾蟠錦綉文莫為書裙散香墨好攄
三策表奇勲

送慶州杜同知

見說吾家光祿墳長松萬箇入青雲子孫為庶杭頭往應立
車塵候使君

含輝天上少微星曾照蒼、古括城山水高深民俗儉不忘
辛苦事岩畊

誰如別駕杜侯賢純吏心腸鉄石堅山坂高低時雨足郡齋
篝火看畬田

贈麗水治農少府

一寸山坳一寸田高低巖溜接山泉論升起稅斤稱穀此是
山城大有年

牛羊日夕下山時出穴耽、虎正飢不有仁侯護羸畜麒麟
折角獍梟肥

寄顏元卿院判

戶外梅花落峭寒窓前銀燭剪更闌賈生只為憂明主華髮
蕭、鏡裡看

年華汨、可相饒魚躍春冰逆上潮畎畝懷君不忘處汲生
難遠武皇朝

寄王可矩宗伯

江上羊裘把釣翁一竿烟雨致時雍客星祠下山千尺不在
雲臺彩畫中

昔年簪筆上瀛洲萬里青雲映黑頭相業要知霜後栢丞徒
有捐濟川舟

寄沈存齋

終惠長歌瘦馬行杜陵頭白淚縱橫風雲滿地無春草頃刻
難忘向主鳴

寄倪雲林

經鉏齋外月娟娟嘗照梅花紙帳眠回首三年幾圓缺塵埃
堆塚白雲篇

劉功父漢川亭

玉峯深隱漢川君安穩書巢卧白雲天祿校書兕輩在青山

留為客書裙

虞學士小像為其姪孫堪題

光岳英靈盖世雄九天象緯貫心胸六經文字閑時運韓柳
孫丁又及公

紫芝眉宇鳳麟姿自是文章百世師何必凌烟畫冠劍雲仍
翼上奉丞祠

郭天錫雲山

飛墨來從海岳菴春風吹雨滿江南青山宵被雲遮盡時聳
尖竒一兩簪

朱澤民山水

樓觀參差山礧坳漁舟遠嘯出林梢白雲度盡千峯碧鬻石
幽人始定交

次泰監司提兵東廣留別吳中諸友韻

萬里南征瘴嶺過夜聞何處竹枝歌貂蟬原自兜鍪出盍斬
鯨鯢靖海波

白髮蕭蕭尚草玄故人江海慰衰年功成佇俟歸來日在
城南尺五天

寄宇文國相

精思亭上李文饒且衷經綸鎮海潮相業從容龍尾道唐家
復數中興朝

寄貢泰甫授經

姑蘇臺下雨聲寒舍館青燈語夜闌父子日為師友處遺經
不厭靜中看

風、雨、百花洲何日春晴一醉遊滿目青山吟藉草鴟夷
未許獨扁舟

送陳玄禮之杭

錢唐湖上鴈聲秋涼入明公紫綺裘庾信清貧何遜老登臨
難寫古人愁

青山遶郭候潮過今古興懷意緒多到夜今人尚無寐彎、
月子竹枝歌

送何舉人北上

練川文學舊從游，戶屨儒生學最優。
北上神京當六月，涼風桂子已含秋。

聞說京師喜氣多，萬家齊唱董逃歌。
鳩金何日寬民賦，海宇頻望泰和。

送僧還開先

廬山面目翠千層，飛屩孤禪不厭登。
絕頂倚雲無脚力，潭珠三伏洒寒冰。

贈曹相士

魏武子孫誰尚賢，相人唐舉得真傳。
王侯蝼蟻知同盡，畱取

雙瞳鑑碧天

陸仲明居笠澤以下養親裕如也詩以贈之

韓墅橋邊陸抗家，灼龜靈應足生涯。
行人握粟遙相頌，虔奉慈度歲華。

事親能孝祗天知，母子團欒不皺眉。
賣卜得錢勤孝養，菜羹香裏及時炊。

頌定之竹

虎頭孫子頌參軍，八法從衡寫墨君。
龍伯由來寶湖石，鳳毛何事刷春雲。

王元章梅

孤山無復有梅花
野莫咸平處
士家留得玉驄醉
時筆歲寒仍舊發
枯槎

虞勝伯畫雨竹

渭川烟雨綠漪
公子飛雲出硯池
萬箇青琅秋一抹
高梢特聳鳳皇枝

館娃宮畜

複殿迴廊透翠岑
鴛鴦嬌擁畫屏金
謾誇歌舞留君醉
千古人猶怨捧心

揩癢馬畜

啄瘡烏去未斜陽
雨足春堤草正長
摩擦樹根休技癢
明朝

要爾靴沙塲

僑吳集卷之六

儁吳集卷之七

遂昌鄭元祐明德著

銘

吳縣儒學門銘有序

天下郡縣學莫盛於宋然其始則亦繇於中吳蓋范文正公以宅建學延安定胡先生為之師文教之事自此興焉若吳縣學按李宗諤畜經云文宣王廟在縣廨東南今三皇廟故縣治也紹定初永嘉趙善瀚始建學於郡城西南之賓興坊去姑蘇驛不百步其廢置遷易槩可攷矣宋以杭為行都中吳乃三輔近地縣學宜大於鄰邑然負城西隅於地勢蓋甚迫窄更宋迄今累加完緝記刻具在至正

十九年郡守海陵周仁縣尹丹陽張經皆以興學為己任
觀學之外門日就廢壞乃始琢石為筵與楹上象日月堅
緻聳隋翼以垣墻瑰麗弘敞稱其為子男學宮之門攝學
事崑山盧熊及學之人士咸謂縣之有學久矣未有以石
為門者非二侯致力興學不及是也遂為之銘曰

吳邑有學由宋始完宋社既墟學宮則存維學有門聿嚴啓
閉因陋就簡蓋已歷世郡守周侯近古遺愛張令佐侯民所
共戴琢石筵楹新作學門石質如玉孚尹潤溫未易蝨朽石
堅斯久何莫繇是以啓其部勒銘于茲豈特詆言來游來歌
永矢弗諼

世壽堂銘有序

古之君天下者歛福於其己以敷錫於天下之人故人有
樂生之心無歎息愁恨之苦有壽考之徵無夭闕折傷之
萌武王訪道箕子大經大法畢陳之矣而終之以五福蓋
以為人君貌言視聽舉合乎天至於思而睿、作聖則又
無所不脗合焉人君與天一致而無二則歛福於己者豈
私其躬而已哉刑賞威柄惟天是循子養萬民惟天是法
舉熙、然遊於太和元氣之中甘露之所霖霖祥風之所
披拂則其享遐齡躋壽域斷非厚誣斯世也氣錯而薄世
澆而漓夫以孔子之聖而不獲歛福以錫民顏子之賢而

不獲享有壽考此其扶輿而磅礪者或清或濁或嫩或惡有不可得而窺度也世雖媮甚而王澤猶未竭民猶有享壽祺者然益罕矣故視曩時耆舊有傳者英有會九老有畜蓋如鳳凰麒麟不可復見也已况自兵興以來鋒鏑之下劫燒之餘荆榛骨骸渺莽蕭瑟亘數千里無復人烟兵旣之慘未有甚於今日其幸存而竊活者溝壑是憂又何知壽考康寧之謂乎而金壇張德常廼於吳中所寓之室扁曰世壽以奉其父天民先生居之先生今年八十歲耳聰目明氣神滋王其大父愛山先生年七十五歲而終其曾大父定軒先生於書無不讀於學無不講宋季趙信公

最知人將起先生以共事先生知事不可為力謝絕之日與漫塘劉先生實齋王先生優游以終老其卒也年九十有三伯父耕剛先生年七十有八至其兩老姑今皆年望九十起居無恙世言壽有種豈信然歟夫承平之日世享壽齡固足以夸艷今天下洶々而德常以才幹在吳縣由丞陞尹人稱其賢既能養其父以孝聞又能推其上世耆年夙學以表章暴白之抑亦何備何為而能若是耶豈昔之人當錫福之盛深培厚植不少槩見於世故其世壽若此其未已耶德常今則施之於用而其厚德之積則又在德常也遂昌鄭元祐辱交於父子四十年矣乃為銘其堂

銘曰

金壇之山實系地肺山明川媚聿鍾人瑞卓哉定軒道隆康
濟歛英弗施當宗之季身躋上壽名高一世有子有孫俱享
遐齡天何所聞惟其德馨德馨必芬三壽作朋永言世壽以
堂以構壽若有種善培植滋茂良耜澤、斯種斯穫我銘於櫟
雖有秋無斁

石子硯銘

石有子孰孕形卯斯石、有靈硯之干其齡胤將文鋒世發
硯

周尹堂硯銘

予無以潤一邑、或蒙潤在茲硯坳是硯寔予金石交其或
是之殺民不被其澤予視硯愧且外膠又何以解人之朝

箴

進道齋箴

吳人趙子奇名其齋居曰進道蓋取諸老氏之言曰誰有
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夫老之謂道不能無憤排
矯激之偏亦烏知吾儒中庸大道之全哉故是齋用言以
箴

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兩間人物悉具奧妙綱常倫理是道可
求不違戒懼謹獨用修斯道甚大尤至精密屋漏有愧於道

銘曰

金壇之山實系地肺山明川媚聿鍾人瑞卓哉定軒道隆康
濟歛英弗施當宗之季身躋上壽名高一世有子有孫俱享
遐齡天何所聞惟其德馨德馨必芬三壽作朋永言世壽以
堂以構壽若有種善培滋茂良耜澤々斯種斯穫我銘於櫟
雖有秋無斁

石子硯銘

石有子孰孕形卯斯石々有靈硯之千其齡胤將文鋒世發
研

周尹堂硯銘

予無以潤一邑々或蒙潤在茲硯坳是硯寔予金石交其或
是之殺民不被其澤予視硯愧且外膠又何以解人之嘲

箴

進道齋箴

吳人趙子奇名其齋居曰進道蓋取諸老氏之言曰誰有
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夫老之謂道不能無憤排
矯激之偏亦烏知吾儒中庸大道之全哉故是齋用言以
箴

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兩間人物悉具奧妙綱常倫理是道可
求不違戒懼謹獨用修斯道甚大尤至精密屋漏有愧於道

則數苟欲進之其少懈斯勿流異端毋惑他岐進不已始
終敬慎坦然由之實可賢聖

近思齋箴為高昌僕公遠作

繫人有心孰能無思而惟一睿聖可期聖徒示訓在思之
近譬則升階斂步而進級盡一級學博理窮篤志切問仁在
其中始於親遂及仁民方至愛物由漸以循格言用疏畀
尔箴規敢告靈府敬而聽之

贊

韋臯銅像贊有序

案韋臯自為隴州留後當朱泚之亂德宗出幸奉天盜賊

滿天下而臯能於此時竭忠徇節斬泚賊奴并賊叛將事
聞于朝至建奉義軍節度以旌寵臯賊平德宗還宮關召
為金吾衛大將軍已而出為西川節度使時吐蕃與南詔
不時入寇而臯能用間出奇南詔復臣吐蕃失援西南之
民遂獲蘇息德宗累其功加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封南康
郡王蜀人德之至範銅為臯像故老相傳大家鑄臯像至
與臯身等中人之家又次之雖貧下小家亦鑄銅為小像
長僅二三寸許歲時祭拜如神明焉唐亡臯大像莫之見
其小像散落民間者至用為鎮紙不忍致毀夫臯一介書
生其功煥烈耀竹帛而其小像流傳海宇者何止千百人

一是稱之唐韋臯像也夫唐有天下三百有餘年其臣如臯者固不少然臯像獨傳於世以見臯恩德在蜀之人思臯不忘新舊唐書乃以劉闢嘗事臯竟列闢與臯同傳闢反於臯歿後史臣宜寘闢於叛臣傳昔老聃與韓非同傳人猶謂靜躁不同刑德斯濫况闢反叛與臯同傳豈理也哉於是作臯範銅小像贊曰

猗臯之生本自寒素及其樹立為唐哲輔南詔復臣吐蕃却顧威振殊族天聲誕布微臯功名坤維幾捨蜀人思臯祖也父也無小無大像臯於治以尸以祝錫之壽嘏唐社已灰臯像獨存世無董狐孰昭蒙昏於千萬年我舌弗捫

張吳令像贊 有序

曩予客荆溪主岳仲遠仲遠中表多姻戚若王君仲德其一也仲德以宋閎閎居州市時延金壇張天民先生訓飭其子弟久之先生德孚其身行孚其人凡溪大家無不敬慕之者於是買田築室請先生挈家荆溪之上今吳縣尹德常則先生冢子也德常日侍其親內而家庭外而朋舊人得其驩心暇輟讀書講學德業滋進於是德常充然為荆溪之逸民夫何淮甸兵興而荆溪遂為戎首向所謂田園室廬盡為瓦礫德常遂奉先生辟地來吳以才著聞起家吳縣丞由丞陞尹縣遭亢旱焚劫而德常能涵煦以

以仁思自非才美兼具能若是乎僕與有世契見其松石
小像而喜之為題其上云

鍾英金壇蜚聲荆溪以孝以友身脩家齊辟地來吳起家佐
邑陞之製錦藹乎仁術我冠野服松石之間逍遙天游良常
之山猗歎老先生有此令子尔公尔侯必復其始

俞仲温像贊二首

能讀父書而不迂能盡子職而家腴人知石澗翁易學之粹
而不知其令子之非拘儒也幅巾深衣有粹其容敬以持身
所謂以道始終者乎

子之先君子學易究源委從衡變化間悉其終與始子克紹
其家以敬其生涯甘曉之養温清之室冬之夜夏之日是謂
能孝而有闕乎世教者也晚更事变歸休田廬有孫率裾有
子讀書優游乎石澗之書隱庶幾乎俯仰無愧者歟

孫高士像贊有引

國家以清靜玄默扶翊政教故道家流有所謂正一也全
真也雲間孫高士明辨者隱於其里九峯三泖之間讀書
績學築草堂三間日偃息其中故雖甚貧用前人苦志篤
學名其齋曰映雪手鈔書數百帙皆小楷齊截然有以為
無所用於世視田野閭窳若將終其身於是全真教主闕
真人號之曰清隱處士夫隱古之人初不擇於清與濁故

屠沽負販可謂之濁矣然隱焉曾不異於考槃之士齋舞
之人善乎介子推之言曰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故
隱者不以文自章其來久矣今高士曰清陰豈外乎濁哉
安知九峯三泖之間田翁野老朴茂純質於清濁奚擇焉
遂昌山尚左老為題像曰

自吳大帝王江東雲仍如霧莫悉其初終猗歟明姪父屏隱
乎葭菼之浦鮫龍之宮而其志則猶在乎映雪夜讀將萬卷
羅絡乎心胃是誠其像耶有相斯長矣非其像耶何其逼真
而飄乎烟水之上矣譬之郢鼻之斲槩難乎召匠矣

蘭渚生像贊有引

生而負偉異之才傑特之器必不肖齷齪為轅下駒老死
而也人間世固有所不屑為於是欲乘雲御風視蠅蛆滯
億萬起滅何足道哉迺遂棄俗欲與古仙神人積精鍊氣
以至於長生然既曰仙矣惟恐人知之也鍊之冥冥之中
修之擾擾之內顧吾身才器雖未能與天地久長然天君
期復一念萬年湛寂真明百神聽命凡所謂龍虎鉛汞以
成金匱而不壞者豈區區服金石之謂哉蘭渚生妙悟此
理而進此道者也有為之畫其像遂昌山尚左老人鄭某
贊之曰

蘭生於渚人孰蘭予惟生如湘累匪蘭不取既紉之以為

佩復緝之以為字累以忠自沈生方以不死自神逮將系萬古而一成純是之謂蘭渚生庶幾乎其真者耶

題

題瑞竹堂記

祕書郎白野達公兼善父守越有治政其喪母夫人於越也越之人乞留葬於越至正七年春服闋其秋天子以禮部尚書召公北上道吳遂昌鄭元祐送公西出閶門外即驛亭坐語雖匆遽然猶握手論文首言在越時嘗為越僧永師者作瑞竹堂記公自喜是篇誦琅琅可識也然恨未得見其繕寫本已而師來驛亭別公去意戀戀不忍舍乃知其不憚遠

由越送公入吳永佛者也豈有所外慕乃依之於公哉予以驗越人愛公之深非苟然也明日師携卷過予得所謂瑞竹堂記讀之信乎屬詞工而搆思密也夫竹之為瑞豈足以發公之藻思顧猶若此其精密矧朝廷之上麟鳳龜龍諸福之物待公紀詠論贊聳皇家盛德如三代之隆此固迂儒所屬望也而非溢美於公云

題諸體帖

六書垂世於三才萬物之理無乎不具然而取義至精多蘊與後之王者世守之又懼其傳之久而亂之也於是命有司歲一出考察其文之異者而同之周衰而列國異政鍾鼎銘

欵有不出於六書者紛藉然猶不至大失其真也今觀此諸體篆幾於戲矣是皆古制不存人自為學其失可勝言哉可勝言哉

題雪擁藍闕畝

按唐書昌黎韓公從裴丞相平蔡還朝擢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正月憲宗以鳳翔法門寺塔巖釋迦佛指一節勅中使杜英奇香花迎之入光順門留大內三日仍送還寺時王公貴人下及士庶無不傾動布施供養填塞道路公於是上疏極諫憲宗大怒遂貶公潮州刺史行至峽關遇雪而其姪湘解后途次用賦七言律一詩世所傳誦謂其詩義而有禮夫

士生於世出處兩塗而已吾非匏瓜無繫而不食故必出而事君然而出也亦必審其時之如何使時不可出固當儉德辟難時而可出而猶低徊隱約以獨善其身則又君子之所不予也唐更天寶以後積衰亂以至憲宗乃始屈已從諫群賢在朝逆賊就剪勃然中興公於斯時倡文武周孔之道以事其君遇事不諫則上負天子下負所學故雖暫斥一時千載之下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何則由其出處惟道是從無可貶議者也世之君子觀此畝當慕公斥逐於憲宗之朝是君有可引於道之資公之諫非肆口而言也又當觀公平日所以持身守官者皆盡其道而後可以諫其君也不然則是

朝不坐燕不與始可全身遠害而已耳不知出處而曰安榮而無既則又皆公之罪人也

題楚州尼真如十三寶記

先儒謂天以形體言乾以性情言帝以主宰言蓋皆以理言之也然所謂帝有非視聽所及見聞豈以紫金為闕玉清為宮紅雲一朵之中冕旒衣裳百億侍真森羅擁衛以掌冥權禍淫福善以主宰於億萬千劫之溟滓寥廓其可也哉唐寶應元年建巳月楚州尼真如恍惚升天得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群臣表賀至今楚州寶應縣勒之金石者有所謂元黃天符并穀璧有所謂如意珠有所

謂琅玕二珠有所謂玉印有所謂雷公石斧有所謂玉雞有所謂王母二環有所謂紅靺鞨有所謂玉玦有所謂皇后采桑勾凡十有三寶應本西漢平安縣寶從天降於茲也故朝廷為之改元時上元三年夏四月也真如見五色雲中有人接尼登天見神人若天帝授以上所言十三寶使携以下人間厭鎮兵戈腥穢之氣使其為寶誠足以鎮禦世難則玄宗宜享高壽不應遽崩而肅宗亦繼之以物故於時祿山首叛搆兵史思明連禍尤慘使其無有則不應改元改縣以紀瑞也然唐自玄宗尊崇老君為其始祖每詔下郡國輒言老君降又言得老君真符其事抑亦可恠矣宋范蜀公作唐鑑不

直斥其妄而但歸罪於肅宗儒者據經義以為言扶植世教
意於子不語恠司馬公作通鑑欲世之人取鑑於理亂興壞
故真如得寶亦皆備書其旨微矣今平江路總管周侯信夫
寶應人嘗得寶畚石刻恐後泯滅奉藏縣之崇貞觀開山道
士曹君執善為侯鑄之石侯由淮入吳徧歷清要莅官臨民
謹愿恪實吏畏民懷逮所謂無言不讎之君子也其於是記
殆亦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之謂歟

題袁通甫詩

今集慶昕公向年客南屏覃思文字視明教寤音不啻方駕
過也故論議詩與文蘄、少許可獨盛稱吳人袁靜春先生

所為詩清麗秀潤數十年所無有某已驚掉而昕出先生詩
讀之恨不多見而昕言已足信及來吳先生之子泰仲長與
僕相友且已集先生詩若干卷刊行因盡得先生而昕之言
益信此卷先生手澤仲長寶藏者鮮于君首題直以杜拾遺
黃太史並言黃從杜出其間不可分寸亂鮮于大手筆而其
言如此盖有所見尔昕公今為天子祠官言論重當世某
閭巷賤士不足知先生故托昕推重先生之意於後而歸之
仲長云至順辛未四月書

題石澗書隱記後

鄉予入吳時吳中老儒先生尚多存者潛心於經傳無意于

利祿仰館授以自給托筆硯以自怡我冠襪衣非書史不譚
非理義不由若俞石澗先生蓋一人也先生於書無不讀而
尤潛心於易其為註成書而先生物故今幾三十年而先生
之子玉將以易說刊行於世且建石澗書隱於采蓮里有
花卉竹石園池室廬真稱隱者之居焉嘗謂易有消長之道
始予入吳民負貲相雄無幾何時而消息盈虛若夢中事顧
欲如先生有子有孫又能世其家而不墜要非先生劬躬厚
積不能若是也里人陳君子平為作記文字齊截可喜故某
書其卷末如此

題兩伍阡表後

自兩淮兵興中吳雖粗完而飛芻轉粟軍須百役無畧刻停
平時文物視他郡粗勝今則索然矣况淮東戰區積骸釃血
其人士奔逃流落之餘喘息且未定而兩伍張氏家其孫天
永挺身而來避地常藝扣門請見以禮部員外郎余君廷心
甫撰其兩伍阡表視所書則予故人宛丘趙子期也讀之乃
知其家一門五世詩禮克紹由文儒顯筮仕于朝雖更亂猶
乞言于人以表章其先德夫以中吳尚完文物已不逮昔而
天永碩拳其世緒自匪身更百罹不忘其先者弗能尔也
當趙宛丘後書阡表迨今十年矣為至正十五年乙未秋八
月丙辰識

題良常草堂卷

荆溪王仲德以故宋將家子孫博古嗜學延致金壇張天民先生於其家德常蓋先生子其父子績學能以其道行於荆溪荆溪之人為其父子買田築室居甚充設無朋從枉訪仲德必過德常飲酒賦詩蓋極一時之盛卷中所謂良常草堂者德常扁其室示不忘金壇故居日接良常之山也俯仰廿年不惟當時朋从大半淪落而荆溪更世變鞠為丘墟仲德亦避地去鄉土故獨德常父子僅存全其家於中吳而德常以文學起家今為吳縣尹予與德常最友善觀畫誦詩感念存歿為之慨然

題薛真人誄文後

玄卿向留吳薦斯文契誼數相從已而還山中詩文日已精行業日已高且謂余曰今奉璽書領教事往杭之佑聖觀子幸一來豈料玄卿遽沒於山中也耶鄭無用出杭仙儒張伯雨為之誄三讀其文而悲之若玄卿者方且於古之博大真人游於太微之上夫豈言語文字所能贊美哉

題復見心清江行卷

見心携江西友契詩文一卷入吳中讀之所謂幽然而光蒼然而古者皆具有焉近日人情薄至以詩卷送人不異土產風物然可讀者蓋甚寡由索之者非具眼故雖塗寫滿卷令

人嘔惡見心雖桑門其於內外學高出人表宜其所貯皆連城夜光云

跋

大戴禮卷後跋

漢儒傳經雖未必盡純而其間多可采者若大戴禮是已按漢書儒林傳戴聖字次君嘗為信都太傅今大戴禮乃題九江太守戴德撰宋宣和間山陰傅崧卿蓋已病其訛謬以為世亡漢史而大戴德獨傳後人詎知德為信都太傅歟其為書九十三卷摠四十篇隋志亦以為十三卷而夏小正別為卷唐志但云十三卷而無夏小正之別至傅氏釐析經傳始

可讀然今不敢鈔入傳氏說懼紊舊章也若崇文總目則十卷而云三十五篇者無諸本可定也或謂漢儒得記禮之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聖又刪德之書為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小戴為人見何武傳此所不論然大戴禮首題三十九終八十一凡四十三篇中間缺者四篇重出一篇其不可復見者則三十八篇故不能合于八十五篇之數其缺者既不可復見抑聖取以為小戴之書歟其間禮察篇與小戴經解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同勸學則荀卿首篇也哀公問投壺二篇盡在小戴書然其諸篇亦多可采穎川韓元吉在淳熙間得范太史家本校定蓋謂小戴

取之以記札其文無所刪者也若夫取舍保傳等篇雖見於賈誼政事書然其增益三公三少之責任與夫胎教古必有其說否則不應有是也至於文王官人篇則與汲冢周書官人解相出入夫汲冢書出於晉太康中未審何由相似也若公符成王祝辭而稱陛下於考古何居餘諸篇先儒取以為訓論者謂其探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命嚴禮樂之辨究數度之詳要皆有從來第不可致詰然其書度越諸子也明矣海岱劉公庭幹以中朝貴官出為嘉興路總管政平訟理發其先府君御史節齋先生所藏書刊諸梓寘之學大戴禮其一也遂昌鄭某向嘗學於金華胡汲仲先生之門每以諸生拜御史公得聞緒論上下數千載亶亶忘倦而公不究德故始發於嘉興公以某嘗承教於御史公也故授某識之卷末云

跋聚星樓卷後

記中五君子者皆布衣時某俱得內交而友之者其交情疏密雖殊顯晦亦異然不諂不瀆其始終則一也吳蘭陵手寫詩文一卷以遺某以貧而屢遷竟失之論其所學方當大用豈意其最先卒柳東陽以七十之老赴召北上居無幾客死于京子長與某同庚聞其赴召至錢唐而疾作甫及家而逝今歸然如魯靈光高卧武夷山中則杜徵君也雖時有書

傳集卷七
問知動履然不面已十餘年惟黃侍講前年召赴都去歲辭
疾與告南還中書適遣使趣赴闕今春劉張掖降香南鎮而
道吳也聞其老而強健今敬德之樓居溪山宛然題識仍舊
然復欲得五君子者登臨笑樂以合并於斯樓之上蓋斷然
不復有矣今年至正庚寅也

蘓文忠公恕察帖跋

觀文忠公恕察帖辭簡意真猶有晉宋間風流餘意豈若宋
末年繁文陋書為可厭哉

跋雲笈七籤卷後

莊周氏生衰周所著書於道有獨見豈諸子所能彷彿哉蓋

其時六經非有所表章也而其言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
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後世鴻儒輩
出不能易其言也至其論列墨狄禽滑釐鄒衍田駢慎到惠
施鄧析公孫龍之徒皆掇取其言以折中其是非舉無所逃
於周之獨見至論古之博大真人則推尊老聃閔尹然其謂
道則不過懦弱謙下為表空虛不毀萬物為質若所自序則
曰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茫乎何之惚乎何適萬物
畢羅莫足以歸周之言若此非超然有卓見於腥腐之末立
惡能若是哉太史公當漢興欲上繼六籍成一家言然是時
學士大夫更坑焚之後搢紳罕少無從講明所為迂惜者雅

不足也將欲上繼軒轅下逮漢武固乃局於春秋內外傳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所為迂惜者博不足也然而迂能有見于百家異同之說析而為九流獨推尊道家氏之學以為無為無不為又曰神大勞則竭形大勞則弊神形離則死迂之言如此是若有見乎修鍊葆抱以固其形神者故西漢二百餘年間英雄卓特之士皆有取於黃老之學要皆迂有以啓之也今其書所謂道家者流之學雖不能盡見其純全然祠竈方藥所由始醮祭祈禳所由終蓋班班可得而見矣由漢迄晉魏以至于唐昧其本而惟末是求忘其大而惟細是適於是改年以為太平真君任道而為山中宰相却兵而禱於

大道構亂而結於諸方其極盛至于唐推其祖為混元上德受其階為三光高明其英偉人君傑特輔相服食丹劑佩授符籙攷之史冊綿綿不絕書更五季離亂至於宋之初興與高道絕特之士僅有希夷先生未幾而張守真之徒出逮乎真宗崇奉天書以王文正之賢猶不免况王欽若者乎時之人以時君所崇尚也悉其聰明竭其聞見網羅六合之大搜剔群物之細幽之為鬼神明之為禮織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研極乎三才萬物以著道家之為書所以中人君之欲首世尚之大蓋莫備乎雲笈七籤之為書道家者流崇信之不異乎天真皇人按筆以書之盛典也於是尊之度

之列於飛天法輪祕為琅函寶軸更今四百餘年矣能讀其書者蓋甚寡而況於校讐手寫者乎而李虛白高士素有志於學仙也手寫是編凡若干卷字結體道密終始端慎曾無錯漏其用心抑亦至矣繕錄既完南走武夷山中求杜徵君為之序徵君所以稱道之者疊々不絕而予與徵君交契非一日徵君既許与若此則予也安得以蕪陋而不為書以繼徵君之卷末也札樂

書

與張德常二首

僕贊郡無補深有媿於左右方圖念咎以埃屏黜又蒙移携

李力薄志劣何足堪之第以稍遠教音為千萬恨伏惟坐治之餘動履康適深慰深慰今因碩仲雅到州之便謹用附狀問起居僕亦自是行矣仲雅道合氣冲才勝於昔者欲為把茅蓋新之計令人忻羨會間必自見之也

比旆將之嘉定連日阻雨不得追送然朋友間以詩以序其所以頌遺愛揚令名播德馨可謂秃盡老筆也已早晚鏡諸石如馬令皆有嚴尊皆有學問何其酷相似也且聞下車之後一州之民蒙被膏澤驩聲洋溢想見儒者治効非俗吏所可企及秋高氣清亦欲拏扁舟至海隅以觀新政未審雅意如何州西隱寺一老僧可中庭今示寂久矣其生時待僕

甚厚至今塔未有銘望閣下發揮其徒不可泯沒其聲光也
舊友翟文中：外仕官久矣廉謹有學今避地在界牌之綽
墩將飢死閣下能屈致於治就學月給廩以活之亦盛德事
之一也秋向涼百穀時熟惟厚愛以膺大寵不一

與杭州路廉宣差起咨褒封岳王書

某老矣每自念先大學士忘其齒爵德以下交閭巷之小生
不惟溫頌之而已其所以勸獎成就之者銘感心膂更百世
其能忘之哉閣下以名門世胄敷歷中外遂爾秉麾出鎮錢
唐某自恨孤貧動身如拔山徒極傾企而已故宋忠臣岳武
穆王其墳墓在杭西湖北山更今二百餘年矣岳王勲烈在

旂常忠義在海寓姓名在竹帛閣下以文儒世家能言之能
白之今岳墳主僧可觀者念王為忠臣烈士而求朝廷褒封
祭祀之典缺焉自非閣下勇往作成則王平生何以著顯於
天下江浙省掾史宗懷玉於是事嘗殫竭其力閣下試扣之
當知某言為不妄時暑尚炎望厚愛為國自重不具

與烏程于壽道明府

某罪逆餘生本不可詳姓字上于几格然性賦蹇直見有義
激于中者輒欲布憤懣為當世大賢告某舊居杭西湖西与
岳鄂王墳寺百步而近故知其事為詳寺久廢於庸僧今宣
政院劄差一僧可觀為住持寺有田七十畝典賣在烏程兩

鄉豪處幾十餘年亦嘗數遍經官俾歸此田而至今拚為已
有愚竊謂胡安定先生之墳得先生而後歸正今忠武功德
正是忠臣烈士載在祀典者而何物鄉豪乃敢據其先朝所
賜田自非儒者道義憤激幾何不以為迂且誕者况典寺田
自有通例深惟先生公明所照不孤此意耳干瀆清嚴殞越
待罪伏乞尊照不宣

與歸安牟景陽

某頓首隆山先生閣下前日聞長令郎入吳以不獲一見為
慊人從吳興來者輒能誦閣下治政之美清剛堅決百里遺
民蒙被潤澤者和風甘雨溉及凡物可勝既執某兀、中吳

閭巷間無足為道者茲特雅度輒有白事杭州褒忠寺忠武
岳鄂王香火院也有田在湖州久為人所據今主僧可觀為
住持欲經理之寺久廢而觀甚貧閣下念鄂王忠烈出力為
理之亦盛德一事也冬間欲望履屨未審可動身否伏乞尊
照不次

前以岳忠武褒忠寺主僧可觀訟田事曾具記上陳典籤氏
繼而此僧來備言閣下見義勇為已為復得廿餘畝仰見盛
德之至冒為地下枯骨復其烝嘗功德何量耶因自念某生
岳墳之西方其幼也目擊其廢稍長鼓篋從旁一故宋老儒
讀書又見江洲岳氏及宜興仲遠之家畝興復之已而先人

之廬不自保比入吳因知墳與寺之益墜而廟貌香火一朝
委地也舊鄰有來吳者往能言之言之未嘗不淚下也夫
淚下者豈有所為而然哉秉彛之心忠義之激不能自己耳
僧可觀雖愚戇而能殫力為忠武晨香燈夕之謀夫豈偶然
哉天於忠義之報必陰有以相其衷者以故忘其犯分輒書
閣下閣下平昔忠義激烈德望孚人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
茲舉也上當告于分司下必告于路官使其田盡復則觀且
將紀公盛德刻之堅珉置之忠武祠下使萬世永久不朽夫
豈一時拘者所能與哉情辭迫切伏乞照恕不次

與烏程張元明判簿二通

去年嘗一再辱書有自吳興來者輒能言閣下持官持身冰
清玉剛文穆公有孫矣英声茂實夫豈久淹簿領者當拭目
以俟茲恃雅度輒有白事杭州褒忠寺宇以祀忠武岳王有
田坐落貴治久為土豪所據今主僧觀者將經理之寺久廢
而觀甚貧閣下能念王香火載在祀典肯出力為理之誠盛
德一事也柯博士近於九月初還吳觀遣人求書述以故柯
公不及作書勿訝勿訝未由會晤尚幾厚愛侍奉吉慶不次
前日來吳不遑款一餐皇恐逮今岳墳寺僧可觀者備言閣
下德政之醇美可慰且言忠武王贍墳薄田雖已復得而無
所執證慮及久長必得湖州路一宗文據則其田畝將來始

不為強有力者所轉移也於是觀復至雲川有丹丘書與何
節推可以為其緩頰處完而畀之忠武有靈未必不鑒照在
上也貴邑王大尹三月間在吳亟於賈治安縣令坐間相會
不敢易、作書倘會仲穆節史仲光博士德茂教授皆為致
敬幸甚

上達監司啓

恭審輟講金華出司水監屬使節於漢室之老豈惟明農驗
田畷於豳詩之章莫先祖畛宣恩言則魚鱉咸若論人望則
草木知名歡騰隴畝之間喜溢江湖之上而迺扁舟適越意
欲卧夫東山一札來吳恩益隆於北闕蓋進退一循乎義命

則身心倍切於聖賢况憂國丹誠水萬折而必歸於海律身
清節月孤朗而不翳於雲故能屹砥柱於中流振高風於末
俗况詞源決三峽之漲理窟搜萬殊之同任道若韓而無其
貴富之欲立朝似范而有其憂樂之惓既悉其忠以事君不
遺其暇以游藝交柯玉樹補石鼓之殘垂露金莖發鴻都之
祕人有其一已足尚公無其全若無能方且知無不為益加
卑以自牧用是入參鈞軸夫豈久淹水衡某樞遲中吳困頓
下土老牛舐犢願豈望其代耕鳴鶴在陰亦非畜其繼和第
惟衣食之計難忘父子之情使坐視其飢寒實所不忍兼自
厄於困窶何由克全既濁質不可以業儒茲苟畜乃從其為

吏便蒙龕合之祿能無榜笞之憂事急目前慮拋身外旁無
蟻子之援難似登天使有鼠壤之餘亦堪為地其如貧病凋
落不可裁蒔生成平時友朋公然以貨而效其科缺上界官
府明秉以心而昧其從違譬逐兔而疾足高才似鬪鴨而神
槌毒手天乎此若命矣何言自非恭遇監司內相白野先生
閣下吾道丕基斯文元氣視顛連之無告不殊痛苦之切身
識理亂之未形洞灼幾微而敷政某素聆緒論茲睹末光敢
云蘇章之二天實希伯樂之一顧編摩雖淺依庇則深謹再
拜具啓以聞伏惟鈞慈俯賜鑒念謹啓

再奉監司達白野先生書

竊觀洪範皇極之所建上有躬行之實下有觀感之化使天
下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舉莫不於此取則蕩々平々而由會
極歸極之道夫豈外於其時君相之一身盖君相者裁成輔
相乎天地以左右乎民是之謂造命而不由乎命所造也職
是之故老者以安病者以養顛連困悴者有托嚶昧無識者
有教愚而可進於明弱而可至於強久之盖亦莫匪可官之
人可封之俗也某不幸生而家甚貧右臂在襁褓為乳母悞
出其骨骭然以父兄之教在髫髻時即知向學雖隻臂不免
薪水之勞猶未嘗頃刻廢讀誦稍長從先生長者講學禮薄
如束修不得行乘壺牽犬不得舉多竊从弟子都養之末以

聽遺言緒論年將冠於六藝百家之言粗嘗涉獵今河南省
叅知政事宛丘趙公念其力學蒙招於其家日夕講論月得
脯金以資養親行無完履卧無完衾則於文詞努力師法先
秦兩漢名家者流支作而亦不敢出恠竒僻澁之言而必要
於和平雅淡之歸未覺名稍動人自浙以西室僅有餘者延
訓其弟子蓋年及壯而尚未娶藉知愛割衣中之羸為娶吳
下貧醫之女遂連得三兒獨長兒身存餘皆病閑食指加而
家益貧去冬趙公為國子祭酒雲中李公仲賢由湖南憲除
漕府萬戶離京之日趙公躬至其寓道某子盍補小吏以糊
口而贍親李公以斯文之故比下車即過某之僦居而以趙

公之言告於是見信荷李公及今漕長章公成就之也於四
月十三日遂押指揮下鎮撫所令於十月俟所吏碩迪滿缺
收補豈料李廉使一旦棄官北上有平江富人子程丙者厚
貲托諛吏別押指揮撓小兒名缺某深自惟念貧病若此苟
非趙李二公垂念斯文則信兒區區所吏夢想所不到今以
二公之故印押公文昭章明白以發行矣不識何故而程丙
者迴幹轉移乃尔撓奪竊念病廢老生於六範六極所謂病
憂貧弱者也趙叅政李廉使皆以太平盛世 聖君之賢相
歛時五福以錫庶民為心也於是造就小兒令得命合之祿
以養其病廢殘骸今缺期在迓而乃見奪於富家小兒然此

不敢自默有孤趙李二公之厚德也於是上告脫能宣布聖君賢相歛福錫民莫先於寃者獲吐屈者獲伸貧老無飯者獲有所養是則閣下之任也不揆微賤上千鈞嚴進退之間皇汗悚仄

疏

虞雍公誅蚊賦刻石疏

宋丞相雍國虞忠肅公嘗作誅蚊賦內傳後公之六世孫翰林侍講學士以文儒顯既告老還江右而白雲閣上人與之有舊自吳訪之於臨川蓋雍公文集舊嘗刻於蜀而版湮毀學士後雖貴而雍公集求之不得竟不復刊學士之父參政

公大德庚子歲亦嘗至浙物色雍公集竟不可得而僅於道士侯頤軒處得誅蚊賦豪然竟藏於家上人以賦豪為請學士為發篋取讀上人曰丞相真蹟不敢望得學士手書一通東還吳則幸矣學士遂為草謄錄而仍記顛末於賦後上人念學士詩文好事者已悉為刊版若雍公之功業雖不繫於文字有無而誅蚊賦僅存耳兼聞江右近經寇亂百不一存於是上人欲以學士所書賦勒之金石庶經久弗墜而上人老矣力弗逮迺以此賦歸於公之八世孫戡字勝伯者俾刻之勝伯既績學克世其家以世故棘糶益貧困固宜寶而藏諸而猶慮夫泯而不傳抑亦負上人之意敢以是干諸好

事君子見助焉則賦刻諸石無難者矣敢請至正十七年秋八月肅書

重建岳鄂王祠寺疏

杭州路西湖北山褒忠衍福寺伏念故宋太師忠武岳鄂王忠孝絕人功名蓋世方畧如霍嫖姚不逢漢武徒結志於出家意氣似祖豫州乃遇晉元空誓言於擊楫賜墓田於栖霞嶺下建寺祠于秋水觀西落日鼓鐘每為聲寃於草木空山香火猶將薦爽於淵泉豈期破蕩之愚頑盡壞久長之規制典祊田隳佛宇春秋無所烝嘗塞墓道揭神棲風雨遂頽廟貌鵙鷓夜啼拱木躑躅春吐斷垣淚落路人事閱世道蓋忠

臣烈士每詔條有致祭之文豈狂子野僧挽國典出募緣之疏望明有司告之臺省覲 聖天子錫之珪璋褒忠義在天之靈激死生為臣之勸周武封比干墓事著遺經唐宗建白起祠思覃異代下均士庶咸共見聞謹疏

追薦故元帥達公亡疏

斯賊拚死人臣之大節凜然請佛證明朋友之交情痛甚竊念物故中奉大夫浙東道都元帥白野達兼善先生以科名甲天下以行義著朝端潔白之操寒於冰霜清明之躬炳乎日月切磋斯至殊有得乎聖心敬歷雖多不少罹於官謗使久居廊廟必有益寰區柰京觀未築之鯨鯢鍛魏闕孤騫之

鸞鳳身後纔一息能續蔡中郎之傳眼前方百罹誰念顏杲
卿之死某托交最舊慕德如新慟哭西門羊曇之淚如洗蹈
死東海魯連之恨奚窮匪依憑覺皇昌薦揚烈士伏願英靈
如在豈但毅而為鬼雄幽爽不違要且張而作人極以助神
當代以增光斯文

倚吳集卷之七



書